

《兴宁文史》

第七辑目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历史记事

- 兴宁建置前的隶属关系及建置后的疆域沿革 廖衡胜 李侃民 (1)

往事实录

- 也谈“三点会”及其轶事 曾新华 (6)
- ✓ 坪塘基督教堂与神科学院
宁塘区志办公室 执笔：曾宪培 (9)
- 战地服务团 李楚 (13)
- 我亲历兴宁县起义前后的一些情况 刘洗麟 (17)
- 兴宁县供销社发展概况 曾傅生 (28)
- 建国后我县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概况 胡翔狮 (33)
- 建国后兴宁出版的文艺刊物及业余创作活动 陈捷 (36)
-



史海钩沉

大革命时期第一次东征攻克兴宁情况报导四则

何美清 (40)

今昔谈

漫话兴城

凡丁整理 (48)

今昔横湖塘

罗维金 (86)

人物志

儒林人瑞罗黼月

罗桂祥 (53)

罗翼群先生二三事

林物南、罗蕴源、何纯芬 (57)

张杜鵬先生生平事略

张虹 (64)

著名画家黎毓熙	一曲 (68)
李振球传略	李洁之 (70)
廖桐史其人	李焕文 (81)

自 纪 篇

我的经历	刁沼芬 (90)
------	----------

民主党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兴宁县支部简介	民革兴宁县支部 (109)
中国民主建国会兴宁支部简介	民建会兴宁县支部供稿 (112)



港澳侨情

兴宁归国华侨联合会三十七年回顾 兴宁侨联会整理(114)

艰苦创业·爱国爱乡

——记旅泰侨领黄清林先生

陈超宗(123)

我国早期研究南洋华侨史的学者——刘士木 罗晃潮(127)

民间传说

牧源和尚与曹源寺的传说

李云庄搜集整理(129)

罗浮圩官兵墓的传说

李世光、李海光搜集整理(133)

何剑州趣事

陈昌仁搜集整理(135)

王粤彝幼年趣闻

谢青子搜集整理(141)

文苑之页

浅谈客家方言快板

范晴(142)

邑人曾问吾氏巨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简介 曾隐香(147)

谚 语 捷报辑(154)

诗 词

黄遵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感赋四十韵 罗翼群遗诗(161)

敬悼叶帅(七律) 陈欢元(162)

陈粤人先生万里动词林 陈粤人、李白华等(163)

乙丑回乡重九登神山感赋 张敬存(140)

问 题 探 讨

何处六石山 曾英平(164)

何物“石敢当” 罗 滨(171)

兴宁俗语考(续) 张雪伦(175)



兴宁县建置前的隶属关系

及

建置后的疆域沿革

廖衡胜、李侃民

建置前的隶属关系

兴宁县建置，始于东晋咸和六年（331），距今已一千六百五十五年。建置前，其地属龙川县。龙川县建置，则始于秦平南越之时，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

古代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属南越统辖，而不属《尚书禹贡》或《周礼职方氏》的九州范围。南越土著有以鳄鱼为图腾，断发文身，习于水居、便于用舟的越族；有以蛇为图腾，舟居水宿，网捕为生的蛋族；也有以狗为图腾，聚处山林，砍树为爨，采实猎毛的瑶族。广东东北部山区多为瑶

民居地。自三代以至春秋，南越被中原华夏族视为“蛮夷之国”，“化外之民”。

战国时，楚悼王灭南越，置为藩属，仍令其君长治理。楚威王于公元前339年至前329年执政时期，国势益强，进一步把南越毗连楚国的部分地区，包括兴宁县所在的广东东北部等地，置于其军事实力的直接统治之下。楚国公元前四世纪的大型国乐青铜编钟，1984年在兴宁县新圩区大村乡出土六个，或谓是楚威王统治时期的遗物，值得给予考证。

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派王翦率兵六十万灭楚国，乘胜降百越（南越）之君，把南越地区分设南海、象郡和桂林三郡，直接隶属于秦中央政府，并派任嚣为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兴宁县地是其辖属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又派尉屠睢率军五十万分五路进驻南越，其最东一路由福建进驻粤东北，以加强赵佗统治实力。

赵佗任龙川县令共十三年（前222至前210），做了如下几件重要工作，对粤东北地区的开拓作出了贡献。

1、用军事实力，巩固了地方政权。

2、接待秦朝廷陆续迁徙南来的商贾、赘婿和罪民，使他们跟随他的部属士卒和当地越人（主要是瑶民和蛋民）和平杂处，启发他们汉化。

3、通过南越关，输入中原的铁器、耕具和牛马，开始垦荒种植。

4、呈请秦朝廷选派无夫之妇三万人匹配所部士卒，获准选派一万五千人。

秦二世时（前209至207），南海郡尉任嚣病逝，佗继任郡尉。及秦亡，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自此以

后，南越或独立，或为汉朝藩属，延续九十余年，兴宁县地一直是它的辖属地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后，分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合浦、交址、日南九郡，含兴宁县地的龙川县，属南海郡。三国时，南海郡为孙吴辖境。

晋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十九州。原南越地区分为交广二州。交州治龙编（即今越南河内），统合浦、交址、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七郡。广州治番禺，统南海、临贺、始安、始兴、苍梧、郁林、桂林、高凉、高兴、宁浦十郡。含兴宁县地的龙川县，仍属南海郡。

东晋朝廷南迁建康后，黄河流域汉族在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外族统治下，不堪蹂躏屠杀，大举南迁。他们大多数在长江中下游定居，与吴国遗民杂处，增加了长江流域人口；一部份或沿武夷山脉南下，到达闽西南，陆续转徙粤东，或溯赣江、湘江南下，到达赣南、湘南，陆续转徙粤北、粤中，以至沿海地区，他们跟早期南来的汉民和逐渐汉化的土著杂处，增加了岭南人口。东晋朝廷为安抚并消除土客间的矛盾，除在长江中下游设置了许多侨郡和侨县外，同时在岭南地区增置了许多郡县。如：南海郡先后分设东官、义安、新会等郡，分领新置县。兴宁县就是在东晋大量设置郡县的形势下，于成帝咸和六年由龙川县分立，隶属东官郡。

建置后的疆域沿革

兴宁县建置时的疆域，广跨古兴宁江，右别溪和左别

溪。古兴宁江其命名先于兴宁县建置，发源于今龙川县东境的丫髻山。上游为黄布河、鹤市河，汇流经遥衡，潜穿天羊山麓石洞，出而为五华县界的罗庚水。东流经歧岭，名为歧岭河。东南流汇合铁长河、潭坑河，经华城镇、转水角，名为五华河，至水寨与琴江合流，注入今兴宁水口圩的梅江。古右别溪即今五华县的琴江，其上游为南琴江和北琴江，均发源于今紫金县的东北境。琴江流经五华县梅林、横陂、水寨，与五华河汇合。古左别溪即今兴宁县的宁江，其上游为发源于江西边界的黄陂河，东南流汇合了罗岗河、大坪河，经合水、龙田、城镇、泥陂、新圩，至水口，注入梅江。概括的说，古兴宁县建置时的疆域，广及今五华县和兴宁县全境，以及龙川县的东境兴乐都地，和紫金县的东北部地区。县治设于今华城镇紫金山东北三里外，今俗称其地为雷公墩。

南朝齐武帝肖颐永明元年（483），把古兴宁县分为兴宁和齐昌两个并存县。齐昌县以古左别溪，即今兴宁县地为其辖境。县治设于今兴宁城北五里处，古宁昌乡旧址，后世称其地为洪塘坪。兴宁县则以古兴宁江和右别溪两河流域为其辖境，县治仍设于雷公墩。

南朝梁武帝肖衍天监年间（约503），废齐昌及雷乡两县，并入兴宁县，扩大了兴宁县辖境，即于东晋原划疆域外，增加了今龙川县境。县治由雷公墩徙至佗城。（按：雷乡县是于东晋惠帝太和三年划分古龙川东境地设置的，以佗城为县治）。此后，历经南朝陈、隋至唐初，兴宁一直保持梁武帝划定的疆域，计约一百二十年。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置龙川郡，郡治在归善县，辖归善、河源、博罗、海丰、兴宁五县。

唐初武德年间，龙川郡改为循州。

唐代兴宁县疆域有过四次变迁：第一次于高祖武德五年（622），划出左别溪流域，复置齐昌县，县治仍设于洪塘坪；第二次于太宗贞观元年（627），废齐昌县为宁昌驿，并还兴宁县；第三次于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将南梁并入兴宁的雷乡县地，复置雷乡县，兴宁则保留东晋原划疆域；第四次于玄宗天宝元年（742），复置齐昌县。肃宗乾元元年（758），撤消兴宁并入齐昌。此说见于清初郝玉麟《广东通志》。但胡曦《兴宁图志考》却认为此说无他资料可以证明，附辨存疑。

五代南汉刘龚乾亨元年（917），废齐昌县原址置齐昌府，与兴宁县并存，以洪塘坪为府治。兴宁县治由雷公墩徙至兴乐都丫下圩近侧。刘龚又改雷乡县为龙川县，并将循州由归善移至龙川县，辖龙川、兴宁二县。南汉刘铤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降宋，齐昌府废，仍并还兴宁。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在兴宁境内划出古兴宁江和右别溪两河流域地建立长乐县（即今五华县），所余古左别溪流域，霍山东境地和大信地为兴宁县境。兴宁县治，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由兴乐都丫下圩近侧徙至雷公墩。宋熙宁间长乐建置后，周彦先为兴宁县令时，徙至洪塘坪。

兴宁县疆域在宋熙宁间划定的基础上，元代以霍山东境地并入龙川县。明嘉靖间以大信地并入平远县（大信地于1960年又划还兴宁县）。清代则基本上保留着明代的县境。

隶属关系，宋元仍属循州。明代清初改属惠州。清雍正以后则划属嘉应州。

县治，元代仍在洪塘坪，明洪武二年，徙至今城镇。此后，历经清代和民国，未再他徙。

也谈“三点会”及其轶事

曾新华

不久前，我读了《兴宁文史》第四期刊载陈淮芳同志所写的《兴宁饭包坑运动与“三点会”潘亚星轶事》一文。有关此事，我县北片山区传闻颇多，特别是我们黄陂地方，八十岁左右的老前辈知其事者十之六七，有些事确也可歌可泣，似觉可为“陈文”写篇补遗之类的东西。鉴于此，我访问了几位知情父老，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1900年，在清廷对外投靠洋人对内无休止地搜刮民脂民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况下，“义和团”在北国掀起了声势浩大、锐不可挡的“反清灭洋”运动。闽粤一带的人民群众素来多崇尚洪秀全，为配合“义和团”反清灭洋，纷纷组织“三点会”（据传因洪字是三点旁，故含其义而得名），也说是拜“三点”。兴宁拜“三点”者，不到一年，达四、五百人之多，首领是潘亚星。我们黄陂地方的曾八牛（原名曾德清）为潘部下的头目之一。凡拜“三点”者均恨透清朝政府和洋教士，他们以洪秀全的政治纲领为纲领，举旗于1901年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赃官、烧教堂的造反运动打响了。

造反前夜，众头目议事于“饭包坑”。有人认为“兵马

未动，粮草先行”，主张先把兴宁的闲老爷、大富翁的钱粮抢到手，然后攻打兴宁城；有人却认为应先攻打兴宁城，后抢钱粮。首领潘亚星是前策的筹谋者，对后策未多加考虑便否定了，并吩咐曾八牛（后策的主张者）在举事后负责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实则是政治纲领，据八牛的侄儿说，他叔叔死后，在他书桌匣里发现两捆标语、传单，是用上好纱纸印刷的，内容有“十戒”、“七不准”、“五实行”等，后因他怕惹祸而烧掉了）。翌日凌晨，旌旗猎猎，刀枪并举，直捣一些大富户，富翁见势不妙，都乖乖地将钱粮献出。可惜事泄矣，及至“三点”部奔到兴宁城时已四门紧闭，守备甚严。他们用抬枪配之以摇旗呐喊，冲击多次，虽声震四野，终无法攻破城门。于是，他们便分兵去大岭上、坪塘、赤沙岭等地烧教堂。可叹那些教堂也已闻风有所准备，结果，只烧了坪塘教堂的一座楼和赤沙岭教堂的一小部分。第二天，潘亚星、曾八牛、袁官姐率领近五百人，浩浩荡荡赶到罗岗，适逢圩日，遂集数千群众，宣讲“反清灭洋，务求生息”的道理。会后，放火焚烧罗岗教堂。不料，在此同时，兴宁县团防会合全县各区的喽罗，并请长乐（即今五华）、龙川、寻邬等县的团防发兵协助围剿。这些人马先后赶到罗岗与“三点”部交火，因“三点”部的武器全是火铳、大刀等“土货”，虽英勇拼杀，混战之余，败阵东逃。结果，战死二十多人，被捕十余人。被捕者均遭惨杀于“锁营顶上”（罗岗圩背一小山丘），枭首后用石灰腌眼，悬头于圩头大榕树上，示众三日。第四天夜里，潘亚星、曾八牛等聚集两百多人在黄陂径口的“石岩下顶上”（山名）开会。在官兵穷追不舍、搜捕甚严、

内部人心不齐的情况下，会议历时两天，未得要领。第六天则各自结伙远走福建、江西、梅县各地躲藏。曾八牛和其子章生以及曾十姐、何则良、练昭生等近二十人，却留在黄陂地方，昼伏夜出，继续活动。清廷的鹰犬为消灭“三点”，一方面采取杖限各乡里正组织搜捕队捉拿交人，声言如有拒不交人，或放走或通风者，均与“三点”分子同罪，处以杀头；另一方面又派兵驻在有“三点”分子的区乡，一有动静，四出围捕。官军与乡绅搜捕队真可谓闻风而动，昼入山，夜进村，不敢懈怠。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大有斩尽杀绝“三点”之势，闹得全县鸡犬不宁。

官军在黄陂地方搜捕，经月余时间，于径口曾八牛家里捕获其次子（烧教堂攻兴城的悍将）曾章生，在黄留捉住了“三点”部的旗手曾十姐。曾八牛则因平时待人宽厚仁慈，一次在水罗塘山坳上被乡绅搜捕队碰上围住了，他们也以调虎离山之计放走了他。官府对八牛无计可施，只得把逃藏在大坑尾山中亲戚家里的曾八牛之长子（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曾镜生捉拿抵罪。是年冬，曾八牛之二子均被杀于兴宁城大坝里。临刑时，年仅二十三岁的曾章生，身披枷锁，脚戴镣铐，他呵呵大笑，放声高歌：“兄弟姊妹要喜欢，头颅杀了无相干；十八年后义好汉，涯会回来杀贪官。”歌毕昂首挺胸，英勇就义。在场的群众目睹这威武不屈，气势冲霄的好汉，无不肃然起敬，掩面而泣，笔者在访问知情老翁曾新龙、曾元生时，他们虽年过八旬，仍慷慨激昂地吟诵这千古绝唱，语调中似闻好汉当年铁骨铮铮之音。后来，曾十姐和另一无辜良民练兰古，亦被杀于黄陂圩下。

历时两年的兴宁人民拜“三点”、烧教堂、反清灭洋的

坪塘基督教堂与神科学院

宁塘区志办公室 执笔：曾宪培

坪塘基督教堂与神科学院，原址座落在宁中区坪塘乡（现为坪塘小学所在地）。坪塘基督教堂与神科学院是外国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扩张势力而在我区留下的一个历史见证。

清末鸦片战争（一八四〇年），中国被迫打开了沿海各大港口的门户，各国教派的传教士纷纷涌入。一八四六年十一月，受巴色传遗会（西方基督教会组织）派遣，外国传教士黎力基（德国人），韩山明（瑞典人）等在广东沿海一带传教，以后逐渐流入兴宁。一八八二年，他们在坪塘设立宣

农民运动到此便销声匿迹了，可他们的义举一直为人民所赞扬。黄陂地方参与者二十多人，除“智囊”曾八牛外，无一幸存，曾八牛也为拜“三点”而绝代。

曾八牛歿于1927年。他至死蓄着全发，毛辫子直垂屁股。满清时男人本只留半发的。他说他之所以这样，是表示他反清灭洋之志死亦不移。

道所，并买得坪塘四角楼罗家人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基督教堂。

坪塘教堂建立后，基督信徒曾发展到二百多人，被教会认为是工作开展得较顺利的一个单位（当时散布在广东省内的教堂很多，兴宁就还有龙田、黄陂等处）。因此，一九二五年基督教广州支会成立时，便把原设在宝安的李朗神科学院迁设到坪塘（先在教堂附近买好地方建了校舍）。神科学院招收学生的对象为教徒的子女，教师来自各县（也多为信徒），师资水平较高，当时在神科学院先后任教的中国教师有：罗斧月，兴宁县人，晚清秀才，主教《四书五经》；刘恩源，和平县人，北平燕京大学毕业生，主教语文；朱焕藩，五华县人，北京协和神科学院毕业，主教神学；张承恩，兴宁县人，广州神科学院毕业，主教地理历史；朱执凡，兴宁县人，广州神科学院毕业，主教语文。神科学院作为大专学校，其学制为高中毕业考进的学四年，称正科，初中毕业考进的学六年，称预科。神科学院的教材除上述教师所教的科目外，还有取材于本教内《圣经》之类内容的课本。教会将这列为重点课程，经常背诵，为基督教培养忠诚的信徒和未来的骨干打下思想基础。

神科学院成立几年后，每年都有一班毕业生，人数一般十多人到二十多人。这些毕业生，多数分到本省各地教会任教师，或在教会所属学校任教师。

坪塘基督教堂的牧师，一般也兼神科学院的教授。但这些洋人教士来到中国往往趾高气扬，在教内袒护教徒，在教外欺压群众。当时基督教堂的德国教士马牧师，就曾因一小孩叫他“番鬼”而声言要割其嘴巴，后经其父母再三哀求，以

燃放鞭炮认罚才算了事。后来，甚至他饲养的马吃了群众所种的薯苗，被赶吓了一跳，也要人燃放炮竹赔礼道歉。神科学院在每年元旦（庆祝新年和耶稣诞辰日）都要学生送礼给教会，如没送的，便将学生的头发剪得圆圆的，给予人格上的侮辱，窥一斑而知全豹，真是欺人太甚！

当时全国各地的外国传教士，都欺侮满清、民国政府的无能，或勾结地方豪绅，收租放债，进行高利剥削，或串通官府，包揽诉讼，欺诈平民，甚至有的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真是无恶不作。因此，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一贯是不得人心的。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当时的先进组织“三点会”（由“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演变而来），成了“反清灭洋”的先锋，他们活跃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纵火焚烧教堂是跟“洋人”斗争的手法之一。

据《明清兴宁县志》记载：当时兴梅地区“三点会”首领陈廷山（梅县人）也率众火烧坪塘、龙田、黄陂三教堂，清政府为此出兵血腥镇压，他与清兵激战在石马、水口一带，最后失败被擒，枭首示众。据文一乡一百零四岁的老人刘满娘回忆：火烧坪塘教堂时，她在垄上锄地，亲眼看到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当时兴宁“三点会”首领（宁中枫一村人）潘亚星也领导了这次行动。坪塘教堂被焚后，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竟给教会赔偿了白银约二万元，并让其重建了一座西楼。

坪塘基督教堂从创始到停办，有七十一年之久（一八八二至一九五三），经历了满清、民国、全国解放三个时期。神科学院在坪塘设立也长达二十二年（一九二五至一九四七年，以后迁梅县黄塘）。神科学院在坪塘创立至搬迁，前后

有过三任院长，第一任为万宝全（德国人），第二任为毛乐如（德国人），第三任为邬宏立（瑞士人），三任中毛乐如在任时间最长。一九五〇年梅县女子圣经班迁设坪塘，半年后停办。教堂自创办以来，先后有过十几个牧师（有的兼神科学院教授），他们大都是外国人，如明伦、苗沛兴、马恩露、柏恩明、宏枢志、邬宏立等，各来自德国、法国、瑞典、奥地利、瑞士等国家。他们都起上中国式的名字，聘请兴宁牧师教他们中文和本地方言，以便于传教、操纵信徒。坪塘基督信徒历来较众，分布地区较多的有附近的凉溪朱屋，蚊子树下王屋，潮皮塘李屋。其次走马岗、岭红、光明、老虎陂、茶园下等地也为数不少。直至解放前夕，这里仍有信徒一百多人。

基督教是世界性大教派之一。但我国基督教被帝国主义所利用后，却对我国起了一定的消极破坏作用。在解放后的一九五〇年教堂的外国牧师都先后离华，有的是被宣布驱逐出境的。坪塘基督教堂自外国牧师走后，由我国牧师维持到一九五三年才停止活动。当时教堂用来作坪塘小学校舍。“文化大革命”期间，改为社办中学即反帝中学。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在排除任何外国势力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办教方针下，兴宁基督教会重新成立，坪塘基督教堂也按“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划归教会作教产，由坪塘小学每年向其缴纳二百元租金，其款由教会用作活动经费。